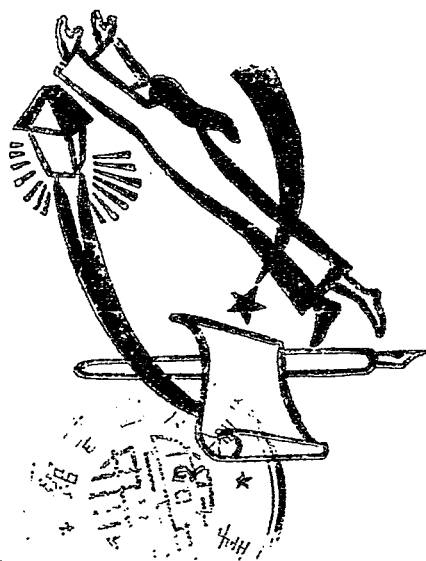


燈 紅

(集 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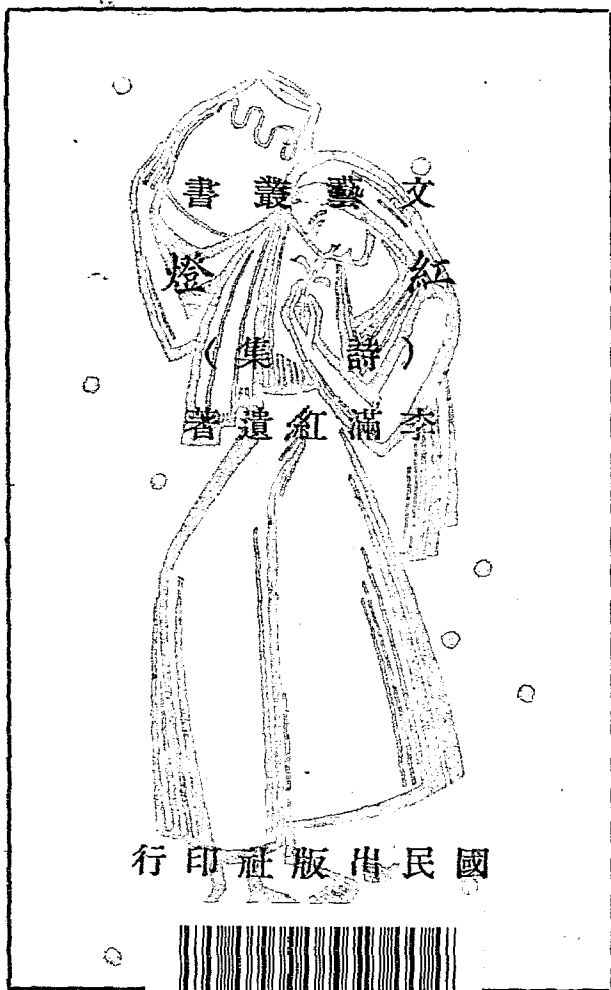
著 遺 紅 滿 李



行 發 社 版 出 民 國 · 書 叢 藝 文



MG
J226
264



國民出版社印行



3 1761 2291 3

目錄

紅燈	一
海	二
黑夜曲	四
我走向祖國的邊疆	七
西北高原	八
溪水	三
被哽塞的歌	六
海燕	七
春雷	八
聽啊，中國在響	九
鄉村小唱	二
黃昏的來信	六
向漢江的遠方	六
花朵	九

訪.....三〇

柳鎖.....三六

火柴.....三六

蠟燭.....三六

春天小唱.....三五

黎明的使者.....三五

失去鐵軌的火車頭.....三六

哀蕭紅.....三九

槍的故事.....四三

後記.....四八

.....四

.....一

紅燈

這樣濃密的雨霧的黑夜

我真的迷失了方向，走錯路了——

我希望眼前有個光亮，

哪怕是一團陰綠的鬼火！

若有人老遠地

提來一個紅燈籠，

這使我多麼歡喜而撲向前去呀！

在索的時候

爺爺便喜歡做這件事情的——

天夜晚晚，

老人便吩咐我

爬上房後那座高去的巖石，

把一個紅燈籠

掛在和老人一般大年歲的松樹上——

這時候，往往是滿天星光，
海上的帆船正好歸來，
年青的舵手

藉着紅燈籠的指示

將船頭攏進了大洋河口；

而從海南漂泊來的

雖「北邊外」開荒的人，

也曉得到了關東的海岸了——

也是一個秋天的夜晚，

那驛了幾十年的紅燈籠

便再也看不見了！

從此以後，

帆船往往在海上

航行了一個暮夜，

却進不來河口，

那些到「北邊外」開荒的人

也被車子嚴食驅逐，

又回到往年登岸的地方——

——我茫然而迂緩地

向着這雨霧的黑夜行走，

心裏悲哀地記着：

一座高大的巖石，

一棵蒼然的松樹，

一個紅燈籠，

一位溫存而樸實的老人……

一九三九，七月渝

海

那閃着汪洋的銀色，

向沙灘的礁石上噴吐着，

跳躍的浪花和一朵朵泡沫的，

我那記憶中的

遙遠的家鄉的海啊……

今晚，當我獨自

在這祖國的原野上

向遠天凝視時，

她又在我的眼前浮現了——

閃着汪洋的銀色，

向沙灘的礁石上噴吐着

跳躍的水花和一朵朵泡沫……

遠遠地看，

那袂聯無縫的水和天

隱約地綴着細小的白點，

那漂在波浪上的魚帆啊！

那繪裏滿載着

還張合嘴的魚介嗎？

而沙灘上

仍有青蓋綠傲氣地

豎起像火柴頭似的眼睛橫爬嗎？

仍有海螺迂緩地

畫一條彎曲的綫跡滑行嗎？

海

秋天，
海是微笑着的；
但是一個九月的夜晚
海突然被激得瘋狂了。
——狂濤間駛來日本的軍艦……

海是被蹂躪了，
海邊的漁人被殺了。
船家女和漁婦帶了恥辱，
哭泣着投向海的懷抱，
殘留的人們拉起幫
拿了鎗，到山裏去……
而我，這在海邊生長的孩子，
也不能不離開她，
在一個沒有星光的黑夜，
我默默地向她依戀地告別……

從此，我常常有海的夢，
夢浴着海水，

夢繞着海灘上細軟的沙，
仍然站在大礁石的頂端
迎着海潮
看悠然白色的漁帆。

我熟悉海的聲音：
海的細語，
海的叫吼，
海的歌唱……
海的喧嘩。

我愛海的闊大和深遠，
愛她的潮水，
愛她的浪花，
愛她的泡沫，
愛她的流瀉……

總有那一天，我奔到她的身邊，
海仍然認識我的，

海會微笑着歡迎我，
海會臨臨着歡迎我，
海會用潮水和浪花歡迎我，
海會用濤潮和泡沫歡迎我……

那時候，我不再有海的夢，
沒有她的波濤，她的風。

一九三九，九月，北碚。

黑夜曲

在那濛濛的山路上，有個青年的農民，踏着堅
決的步子向前走。……
早晨，血紅的太陽迎着他笑。……

黑夜，

外邊大霜雹，

暴風雨，

曬得犬咬，

李大媽的兒子

回來了。……

呀，

他怎麼回來了呢？

噢，是了……

前天，她兒子一走，

李大媽就向人家誇耀：

「金生當兵去了。」

弟兄一個我也認他去！

他，殺鬼子去了。」

李大媽的旣花臉，

既光彩，

又驕傲。

但又誰想到，

這傢伙竟當了逃兵

淋個落湯鷄

跑回來了！

黑 夜 曲

「啊，這小子怕死。
腰包！」

深夜的窗外，

驢停了叫，

狗停了咬，

大雷電也停了咆哮；

祇剩下雨在嗚咽，

風在嘍叨……。

燈光閃的屋子裏，

李大媽，

用好聽的話

向兒子央告：

「……好孩子，

聽媽的說！

再回去報告。

花木蘭還是個姑娘呢，

扮起男裝，

替老子從軍，
為國家打仗。

你看她多麼好！

盡了忠，

也盡了孝。」

兒子沒有話，

瞅着燈火跳躍

窗外，

雨在嗚咽，

風在嘍叨……。

李大媽又說了：

「再說，

你是抽去的壯丁，

偷着跑回來哪好？

倘若抓回去，

不就像漢奸一樣，

給鎗斃了？」

兒子沒有話，
沈默代替了回答
這光景
還是不想回去呀！
這可氣壞了
李大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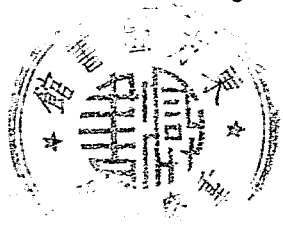
「吓！」
男子漢大丈夫，
連顆硬骨頭都不長！
你呀！
想想吧，
你老子怎麼死的啊？」

李老頭
是這樣死的呀！
在城裏
一天警報，

鬼子的轟炸機來了。
一個大炸彈，
這老人，
連血肉帶骨頭
全炸碎了！

窗外，
雨在加勁地哭，
風在加勁地號，
大雷電也憤怒地咆哮。
屋子裏，
娘倆個一把眼淚，
一把鼻涕，
想起李老頭來了，
想起那個
和藹可親的老主人來了……

——黎明，



我走向祖國的邊疆

李大媽在屋子裏，
給菩薩叩着響頭
爲兒子祈禱。
李金生，
不知道甚麼時候
他又走了。

我走向祖國的邊疆

我呼吸着旅途的風塵，
走向祖國的邊疆；
邊疆的山林美麗而橙紅，
邊疆的秋陽親切而明朗
來自大戈壁的駱駝呵，
你蒙古的漫長的行列呵，
背負着龐大的棉花包
我知道，祖國的戰士，
將在隆冬的戰壕裏溫暖了，

而從南方來的運貨車
也將無量的鹽，糧，油，糖，
運往遙遠的邊疆，
飢荒的邊疆。
不就有了充足的滋養？

我恨不是一個運轉手
但我却是一個歌唱者
我將以戰鬥的歌曲
播唱給祖國的北方。

我呼吸着旅途的風塵，
走向祖國的邊疆；
邊疆的河水流向大海，
邊疆的秋風來自西北方……
一九三九，十一月，西北途中

西北高原

這高原
在怨悞着，憤怒着
鬪鬥的處女地，
荒漠的大農場，
西北高原
啊，是這樣的地方！
綿互的山巒，
袒露着
處女的貞潔，
處女的口滿。
冬臘月，
嚴寒從寒外來，
很凍的天空
罩着土黃的山野，
痛苦的樹林

喘息而掙扎，
喜歡跳蕩的沙溪
也都乾涸了。
高原是寂寞而荒涼的，
大地在怨悞，
處女的怨恨更深！
常常，
這處女地不知爲甚麼
就憤怒起來，
（許是因爲怨恨於荒涼吧？）
那狂暴的北風
揚起昏黃的沙土
夾雜着殘枝和枯葉
在空中呼號，
啞叱：
這是大自然轟響的掃蕩呵！
限着。
天空就撒下

西 北 高 原

成片的雪花……

二百里風雪而前進的駱駝隊
和膠輪馬車

漫長的駱駝隊

從遙遠的由脚走來了……

那高大的巨獸

永不垂頭喪氣，

以特有的鎮定和穩重

沈耐着狂暴的風雪；

背上顛駭載越重，

頭昂得越高。

那善良而馴順的巨獸

邁着崇高的步伐

也在欣賞高原的風雪，

——這分明是

潔白的大戈壁呀，

那褐色的眼睛

微笑了……

（趕駱駝的人知道

這一程就是一千里）。

而西北高原，

這風雪中潔白的

處女的體膚，

就讓駱駝的厚軟的足掌

溫熱地摸擦呵！

蒼茫的高原

像在冬眠中打着呼嚕……

黎明和夜晚，

那排成行列的

轅子上掛着紅燈籠的馬車

常絡繹地從山道上通過。

那黑白的駱駝

頭上都佩佈着短羅的紅纓，

穿着破羊皮袂的車夫

那毛茸茸的大帽子

燈 紅

比雄獅子頭還威風哪！
而駱馬的嘶鳴

和銅鈴的叮噠，

跟車夫的吆喝

和鞭子的劈拍，

就在荒涼的山野上

交奏着動聽的音樂。

這是高原的

最天真的進行曲！

忽然一聲尖銳的鞭響，

鞭子在風雪中一個抽花，

一個黑色的駱子

就掙破背上的厚皮，

血和汗交流在一起，

血和汗順着毛凍結了……

三 惟有滾滾的黃河
是永遠地狂熱

是的，

荒涼的西北高原

在冬天

就是這麼寒冷的！

在這高原上，

人與大自然永遠在鬥爭，

永遠在肉搏；

在這高原上，

一切畏縮者都將遭遇災殃，

痛苦而呻吟地死亡，

一切奮鬥者都會獲得快樂，

幸福而健康地生活。

而西北高原

是如此嚴酷地鍛鍊着人類呵！

又是這麼的冰凍和寒冷！

然而，

惟有滾滾的黃河

是永遠地狂熱——

原 高 北 西

那混濁的波濤

從荒涼的高原奔馳而來，
往蒼茫的大海浩蕩而去……

這偉大的狂熱的洪流，

誰不心驚胆寒哪？

世界上最野心

最狂暴的民族

也不敢觸犯

這洪流的憤怒啊！

現在

這狂熱的洪流衝破了冰雪

這洪流正沸騰……！

兩岸

奔來了大隊的人馬……

那鮮明的旗子，

鐵亮的鎗砲，

血紅的心臟，

和火烈的意志

一起乘上了那木筏；

一起懷着

——風蕭蕭兮，

易水寒！

壯士一去兮，

不復還！

這壯烈的情緒

渡往北岸……

四·春·天

處·女·地·的·夢·的·歌·唱

三·月，

春風從江南來，

向高原召喚，

冰凍的原土層溫暖了，

草色青青的大牧場

蠕動着一團一團的

白絨似的絨羊。

牧羊人抱着柳條枝

嘴上哼着：

紅

燈

上戰場

打東洋……

住在窖洞裏的農夫

也帶着鋤頭和犁耙

牽着牛來了。

在這高原上

發掘肥沃的土壤；

撒着金色的種子

讓這處女地

愉快地妊娠

愉快地生長……

（這些農夫都是高原的偉大的創造者呵）！

他們都神往

端陽的田野上

那綠色的海，

那綠色的波浪。

然而，

西北高原，
這開闢的大農場，

仍然怨恨哪！

怨恨種子的稀少！

怨恨田野的荒涼！

——我替代西北高原，

做着處女的夢；

夢見那春的

萬紫千紅，

桃李芬芳，

蝴蝶飛舞，

蜜蜂歌唱；

夢見自己

是世界上

最青春

最美麗

最健康的姑娘。

一九四〇，三月

溪 水

那幽暗的深山裏，
流一段芬芳的溪水；
在那活潑的水流上呀！
漂着我

明亮的故事。

那故事是清涼的，
是生命的音樂和靈魂的歌曲。
每逢，有遠方的流亡者，

從那裏經過

而坐在橋頭上歇腳的時候，
那滑滑的水流。

就訴說那個

故事了。.....

一個初夏的變午，
我懷着悲哀的鄉情，

抹着流亡的眼淚，
在那橋頭上的松蔭下頹然地坐下了，

我不是在乘涼，

也不是在歇腳，

我用疲倦的眼光在尋覓着，

想發現一個可吃的果子；

我是在

饑餓着呀！

但是我失望了！

我看見不是樹上的綠葉，

就是草上的野花；

我不是牛兒和馬兒，

我怎麼能吃那花兒和葉兒呢？

在那沒有人烟的

天高路遠的深山裏，

就是有一塊金子，

也得餓死啊！

燈 紅

當我想起

那山路的崎嶇，
和祖國的遙遠，

我是再也沒有力氣跋涉了！
再也沒有心思

活着流亡了！

這時候，

眼前吹來一陣涼風，

那掛在松樹枝上的紫簾，

像鬆者的帶子似地在飄蕩着。

安然而緘默地

我決定了！

然而，

就在這最後的一霎那呀！

我聽見那橋下的

流着的溪水。……

那溪水在橋下流着，

唱着永遠不息的歌，

從那明亮而智慧的聲音裏，

我得到生命的啓示

而對於我流亡的靈魂領悟了。

是的，溪水是流向江河去的，

而又將浩蕩地奔往

那遙遠的海洋去的。

如此日夜不息地流着，

哪怕它不是

海洋的波濤啊！

在幽暗的山谷裏，

溪水的道路也並不平坦的，

臨到絕高的懸崖，

得以瀑布的姿態摔下去，

就祇好默默地

從那傲岸的身畔流過去了。

水 溪

但是，

溪水是終必流入海洋的。

而流入海洋裏

溪水也並不忘記自己！

在那閃着陽光的潮流上，

溪水將從海上升起，

化着朵朵的白雲

在藍色的天空上自由的飄蕩。

而當天空的氣候驟然轉換的時候，

那今天幽靜的溪水啊！

乃蘊育季節的雷雨，

吐着火色的電光

讓宇宙轟擊。……

——而流亡者，

也應當像溪水一樣啊！

於是，

我懷着復活的喜悅，

走近那橋下的溪水，

由於我對於生命崇高的愛情，

我把我流亡的影子

投給那聖潔的溪水；

而俯下身子掬一把那清涼的流兒，

送到我乾渴的嘴唇上了。

——如今，

那深山裏的溪水

已流入那汪洋的大海，

而我啊，

也在這祖國大海一樣的原野上，

像浪花似地在太陽下

跳躍着啊！

爲甚麼，

我的脈膊日夜地閃爍着呢？

我的血流是如此地

暢快而活潑着呢？

紅

燈

因爲我喝過。

那深山裏的

明亮的溪水。

一九四一，五月西北。

被哽塞的歌

夢裏的主人

或者要疑問我吧：

爲甚麼在這顛抖的小店裏，

夜半點上燈火

把窗紙照紅了呢？

外面那風暴的曠野上，異常地

恐怖啊！

——但我要招引

那個歌唱齋的人的。

剛才，

那個人就在悲壯地唱着。

從那粗暴的調子裏

我聽出

他也是來自遙遠的北方的，

而他那斷續的

被哽塞的歌，

將我這帶傷的心靈

觸痛了！

那歌聲是沈痛的！

他在唱奴隸的……

災難和恥辱，

憤恨和反抗。

那聲音是夾着血濺如眼淚的！

（若不是我也是歌者，

我怎麼會知道啊？）

他爲了要唱個痛快，

不惜在風暴和沙土裏

張開寬大的口腔，

讓歌聲更遙遠，

更發亮。……

但是，

他的歌聲被哽塞了！

音韻被撕破了！

由於我也

喜歡在風沙迷漫的曠野上放開喉嚨唱，

我知道他的歌

爲甚麼由粗暴而嘶啞

由嘶啞而哽塞的！

我的喉嚨會黏着沙土，

聲帶常常腫着啊！

那歌者也倔強呢，

他仍然在粗暴地呼喊，

方場聲嘶地唱着。

但他好像要踉蹌地，

在風暴和沙土的撲捉裏

倒下了！

我悲哀地

點上夜半的燈火

把窗紙照亮

希望那個流浪人

到我這裏來，

而訴一訴

歌者的命運！

海 燕

那龐大而恐怖的影子，

張開打鷹似的翅膀，

在撲捉我們！

撲捉我們這一羣。

來自海上的烏兒，

會在絲濤和狂潮的雲霧裏，

嗚呼！閃電的鳥兒！

紅

燈

我們飛着，
散亂地飛着，飛着！

穿過濃迷的

大陸的風沙，

和駭地的煙塵，

飛到這兒來了！

下面的這綠色波浪的海，

可是祖國的原野嗎？

投在黑夜的

森林的風籟裏，

我們喘息着，

際在不習慣的樹枝上，

我們喘息着！

那海上每個明朗的日子，

都抹上那貪婪的黑色啦！

哪一天我們

締着一線祖國的陽光，

向那裏飛回去呢？

雖然今夜在這兒

安然地歇宿，

但我們都渴望着明天！

做着海上的夢。

那美麗的日晷，

那無邊的浪花，

那跟天空聯在一起的

光明。

春
雷

聽啊，

像人類的大海，

向黑暗陳舊的年代

湧起火紅而震動的呼喊，

這宇宙的春雷，

衝破雲霧對於新季節的封鎖，

而閃着智慧的電光

在震天轟響！

這聲音是如此沉重！

響在國中，啊聽

撞着堅硬的大地，
就擊崩歲月的凝固

而讓僵凍的冰雪瓦解了。

而這聲音又是那麼遼闊！

撞着那幽暗的山谷和沉睡的河岸

盪激成浩蕩的回響

滾向遠方。

大地被搖撼着。

聽着這轟響的聲音，

那災難的影子和豺狼蹤跡，

都帶着被降服的驚懼

向遙遠迴避。

於是這死寂的大地，

將從陰沉而窒息的天空下，

蘇醒而復活了；

而接受雷聲帶來的風雨的洗禮，

開着燦爛的花。……

而聽着

這轟響的聲音，

那生活在山野裏的人類啊！

將領悟這天空的啓示；

想起在這陰暗恐怖的世紀裏，

也應該爆發

像春雷似的轟響；

而拿着時代的武器

向戰爭

戰爭！

聽啊，中國在響

聽啊，中國在響。……

從黑暗的年代，

從火光的原野，

從暴風雨的海洋，

中國在響。……

這聲音，

不是沉睡者的囁語，

紅

燈

噩夢裏的野獸；

這是人海上狂浪的狂潮，

萬種音樂匯成的

波濤。……

這聲音

不是人類的

怯懦的呻吟，

悲哀的哭泣！

更不是奴隸們絕望的呼號啊！

這是，

這是四萬萬頭勇敢的獅子，

在痛苦而憤怒地

咆哮。……

在這浩壯的聲音裏，

聽呀，有鋼鐵在啼笑，

血肉在歌唱，

更有呀！

那些從監獄裏衝出來的囚徒們，
扭斷了鐵索的瘋狂。……

而這轟響的巨影，

像曠野裝甲的

擁擠着戰士的列車，

穿過潛伏的隧道，

越過飛躍的鐵橋，

昂起傲岸的

噴着火焰的車頭，

向前方勇猛地

馳去。……

這轟響的巨影，

像海上

容有百萬噸的軍艦，

在撞擊澎湃的波浪，

吼着可怕的汽笛，

而揚起黑烟的

海村小唱

憤怒的尼巴，
向浩瀚的遠方
駛往。……

而這驚人的巨影呵！
又像成千成萬的

旋轉着七八個螺旋槳的戰鬥
機，

在亞細亞和太平洋，
那藍色的天空上展開。……

那無敵的馬達的聲浪，
震天動地的
大合唱。……

聽呀，中國在響。

在這粗獷的聲響裏，
汗流在明亮地滴，
血花在斑斕地飛；
而在這悲壯聲響裏呵！
有奴隸的

智慧的閃電，
火光的氾濫。……

這浩大無比的巨響，
在向遠方開展，

向海外播揚。……

聽呀，中國在響。……

鄉村小唱

下鄉

迎着夏晨的遠景，
我們歌唱着
走向七月的
鄉村。……

放了暑假，

一九四一，十月西北

紅

燈

回家的人都已歸去，

我們，

這些有家

歸不得的孩子，

祇好

到鄉村去了。

到鄉村去，

我們不是

去消夏，

去避暑，

去過安閒的日子，

（讓誹謗者誹謗去吧！）

我們帶着

傳單和標語，

壁報和漫畫。

住在城裏的

我的朋友啊！

我不能不感謝你的好意，你忠告我：

鄉村，

有蚊子傳染着瘧疾，

有虎烈拉病的流行；

但是，

我要到

鄉村去！

到鄉村去，

不也算回家嗎？

我就是

鄉下孩子。

穿着厚底草鞋，

戴着草蓆草帽，

我們隨着

挑行李的腳夫，

向山野

行走。……

鄉 村 小 囑

走過叢林的小道，
走過小河的石橋，

我們望見鄉村了；

鄉村的垂柳

圍繞着蟬鳴，

鄉村的小狗

遙遙地吠着。

我懷着回家的心情。
走進鄉村……

鑲刀

你青年的農夫啊！

你可知道

你拿著的鑲刀，

也是

你反抗敵人的

武器嗎？

你的鑲刀，

也是經過

爐火的鍛鍊，

鐵工的敲打，

而在青色的磨石上

像絲柏似地

磨亮的啊！

而鑲刀的戰鬥，

沒勝利了呢！

在露西亞的草原上，

會有

千萬把鑲刀

握在農民的手裏

叛亂！

困難！

鑲刀也被光榮地

紅 小 橋

橋在河上。

那紅色的國旗上，
人們

像激仰的雄鷹。

心而像水磨

急湍的河流。

轉着像風車一樣的輪子，

茅屋裏的水磨

就這樣被推動了，

那黃色的麥子

快活地

變成白色的麵粉。

不用人推，

不用人拉，

這簡單的工作

是不浪費血汗的，

沒有粉塵，
沒有水濺，
沒有沸騰，

這機械的轉動

固是不需要汽油的。

小河靜喧着奔流，

水磨歌唱着工作。

住在城裏的

也愛吃麵條

這和老翁的人，

也喜歡吃。

這鄉村的水磨嗎？

草 鞋

一把龍鬚草，

做成草鞋。

草鞋成甲地

掛在路旁的茶棚上。

戰士從遙遠的山道來，

掏出銅元買了草鞋，
穿在寬大的腳掌上，
跑到北坊去了……

蜘蛛

快將黃昏的時候，

織成銀絲一樣的

生命網的……

可愛的小蜘蛛啊！

蹲在那裏

是漁翁在垂釣呢，

是戰士在守望？

不管是

怎樣狡猾的小蟲子……

怎樣可怕的仇敵，

祇要牠……

大胆地飛來，

那怕牠……

不變成

俘虜？

茶棚

剛坐下的時候，

我有點不好意思

一會兒，

大家就覺得親熱了。

喝着茶……

聽我同他們講……

……

鄉村的七月，

東風涼爽而快意！

掠過綠色的稻田……

……

……

……

年青人歪着脖頸

在想像，

我編織着一幅，

一九四〇。七月四日

紅

燈

· 有聲有色的
戰鬥的圓盤……。

待碗裏的茶水

變白的時候，

他們要下田工作去了；
而我，

也講完一個

· 勝利的事。

路

· 像江河一樣

· 我們的路

· 從西北奔往東南，
· 從高地奔往平原；

· 而同路的伙伴

· 也像流水一樣啊！

· 流水流向大海，
· 流向那汪洋的

· 祖國的大海……。

· 路

· 原是荒蕪的，

· 崎嶇的，

· 而如今的坦途

· 是表揚我們祖先的

· 前進的足跡的偉大啊！

· 我們這夥人，

· 願將今天的

· 這戰鬥的路，

· 走得更遠，

· 更遠。……。

黃昏的來信

一九四〇，七月西北

· 有一個黃昏，

· 從遠方來了一個

· 年輕人，

黃昏來的信

他披一身汗塵和風沙，
走到主人的家，
說：

「北方的草長了，
敵人在那裏牧馬；
那些凝矚色的大馬呀！
在吃著

剛發芽的莊稼！

故鄉的人，

都逼得無法過活；

男的被殺！

女人跳河！

老年人上廟燒香叩頭，

求菩薩保佑；

小夥子都逃走了，

空着槍在山裏

和敵人苦鬥……。

可是，

他們常常向祖國呼救呀！

他們都盼望你歸去，
歸去和鬼子們
拚了

拚了

你看看——

這是他們

用血寫給你的

信……。

主人點點頭：

「好，我明天就走！」

窗外，

春天的夜，

月亮雖然圓地可愛，

却那樣慘白！

流浪人的歌聲

又在唱了！

真的，

誰不懷念着家鄉呢？

新婚的女主人

在低低地哭泣！

別別的哭泣……

——可是，

主人終於走了！

在細雨的早晨，

和那個……

年輕人……

向漢江的遠方

藍花泛白的時候？

你走了，

頂着漢江的水流

向漢江

嗚咽的地方！

爲了友愛，

我是不願意

讓我們分散的，

但想起仇恨，

朋友，

你走得

越遠……

越好！

此後，

我們倆，

一個在漢江頭，

一個在漢江尾。

在你渴望勝利的日子裏，

也常常羨漢江的甘泉嗎？

我願意我們……

都喝着

漢江的水……

漢江在這裏，

是平的，

淺的；

花 朵

你在那地方？

寬吧！

深吧？

是不是常有

波浪的激蕩？

現在，

蘆花又泛白了，

那漢江鳴咽的地方，

還鳴咽嗎？

——深夜，

我靜聽漢江的水流

好像在你那裏

微笑，

歌唱。……

花 朵

五月紅

假如說——

火炬是黑夜的花朵，

那麼這紅色的榴花

該是五月的火炬了。

五月，

榴花驕傲地開着。

（不，在跳盪地燃燒呢！）

榴花是沒有芳香的，

那血腥的氣味

冲着蝴蝶的鼻子。

不要惋惜……

榴花的凋謝吧！

換過五月和六月，

到七月飛來的時候，

紅

石榴，那榴花成熟的果子
在裂開時兒

笑啦。……

N'ortie-g-dilly

神秘的音樂，

從窗外隱約地飄來，

牽牛花爬在牆頭上

吹着桃色的小喇叭。

那聲音是微弱的，

但驚醒幻夢的黑夜，

那聲音是渺小的，

但迎接輝煌的日出。

然而，

生命是短促的，

牽牛花含着眼淚垂萎了！

披浴陽光送給她的

金色的衣裳。

也有人悲哀地

獻上幾行追悼的詩句，

讚美那生的光榮，

和死的美麗！

訪

那院落是如此地安靜，

沒有雞叫，

沒有狗咬；

那正是午睡的時候，

小屋裏響着

紡車的聲音。

掀開門簾

領路的牧童問：

「金姑嫂在家嗎？」

他們是樹間

出征軍人

家屬的。……」

火柴

睡在小盒裏，
你盼望那美麗的夢，
擦個快樂的泡兒
死去了。

死去將有燈光

照耀黑夜；

或有燎原的大火

瘋狂地燃燒。……

而你，

短小的火柴啊！

不過是一寸長的身軀，

一發那的生命。

蠟燭

當我失去

靈魂的夜晚，

蠟燭！

妳的火苗，

就閃着智慧的眼睛，

動着明亮的嘴唇，

向我細語了：

小聲地，

像情話那麼神秘。

於是，

我還有美麗的思想，

苦難的回憶，

而坐在妳火焰的面前，

磨鍊我的筆，

寫着……

戰爭！

寫着……

愛情！

枷鎖

在那黑暗的

紅

燈

監獄的角落裏，
惟像你那樣無情的殘酷啊？

咬着犯人自由的靈魂

在狠命地死啃

但是喇，枷鎖！

你應該知道的吧？

一隻鍊子是拴不住時間的，

牠底拴住了一隻懷表；

正如你啊，……

鎖着的祇是犯人

却鎖不着他的靈魂！

那靈魂啊！

海上的狂潮，

時代的暴風雨和雷電，

千萬人燒起來的

燎原的大火。……

一九四一，十一月。

春天小唱

春天
春天

春天，

戰場開花，

戰鬥開花；

戰場的花是芬芳的，

戰鬥的花呀，

美麗！！

我們，

在戰場上，

以戰鬥的花果，

……招引

自由的蝴蝶。

謎

她走的時候，

留給我一個謎：

春 天 小 唱

「你猜呀，
我帶去你一件東西，
紅色的。」

「我猜不着，
她笑了……」

後來我覺得，
我的心讓她帶走了；
她是到前方去的。

想

有些人問我：

「你常常低着腦袋，
老想甚麼呢？」

有難言的心思
和失意的悲哀吧……

我搖搖頭，

笑着……

蜂 窠

在我思想的園子裏，
有一個蜂窠呢。

常常，
那些小蜜蜂，
就閃着明亮的小翅膀，
飛到甚麼地方去了。

甚麼地方有花呢……
金色的……
血色的……
各式各樣的。

花都有花汁，
唱着快樂的小調，
蜜蜂就躊躇地……

勞作了。……

在我思想的園子裏，
有一個蜂窠呢。

那裏有毒辣的針，

也有香甜的蜜……

光明

在太陽下，
我的伙伴越多
我越覺得

光明……

冰霜

我愛想像
那地方的冰聖，
那冰聖是被陽光
美化了的。
那冰聖有寒冷的美麗：
那寒冷的美麗呀！
不凍死
勞動的人。

愛

可恨的女人哪！
你怎麼
這對我這血色的愛，
殊在嘴脣上
向別人笑呢？
去你的吧！
戰場上有比你
更美麗的。

蝴蝶

在菜花上，
我捕了一隻蝴蝶；
可是我又讓她飛了！
因為：
我雖然愛她的美麗，
却又想起了！
自由……

黎明使者

安琪兒

想給我

插上尾巴，

用帶血的鞭子抽打，

讓我俯下身去，

把兩手爬在地上，

像牛馬一樣喘息嗎？

但我却幻想：

從脊背上，

生出兩個

巨大的翅膀，

在藍色的天空上

安琪兒似地飛哪！

假如這是不可能的，

那麼讓我

騎在春天的戰場上吧！

因為我那開着血花的創口啊！

在親吻着

勝利。.....

黎明的使者

(一個北戰場的小故事)

黎明的使者，

從草原上那望不見的邊際

遙遙地奔來；

揮着一條陽光似的鞭子，

在驅策他那騎着的

銀色的馬。.....

這年輕人那麼英俊；

眼睛明亮得

比黑夜的星光還迷人！

那為晨風所吹撫的臉孔上，

閃着朝霞一樣的

可愛的紅光。

他的行程是遙遠的，
而他的馬又是那樣迅速的，
祇一瞬間，
他就看見那偎依在山坡上的
那個茅屋的小窗子了。
那飛奔的馬蹄慢下來，
這年輕人不知爲什麼在微笑地
向那小窗子望着；
終於，那銀色的馬停下了，
被拴在一顆松樹上
從鼻孔裏呼着白色的霧氣。
年輕人去到那小窗前，
把窗紙輕輕地敲着；
他並沒有鬆醒，
那船在旁的羊羣，
那隻花狗看見這年輕人的影子，
嗅嗅他身上新鮮的風味
就閉上眼睛不吠了

裏面的人打開了窗子，
啊，一個美麗的
剛梳洗完畢又剛照過鏡子的，
牧羊女的面影，
讓這年輕人
在擁抱着狂吻。……
但行程是遙遠的，
那銀色的馬又是迅速的，
祇一會兒的工夫了
那年輕人馬背上的背影，
就在草原的另一個邊際
望不見了。……
一九四一年，十月西北。

失去鐵軌的火車頭

一個火車頭，代替了發動機，
在工廠裏工作着。……

失去的鐵軌火車頭

我夢見一個身材高大的漢子，
向我哈哈地笑着說：

「讚美我吧，
年輕的同志。……」

也是流亡者，

你失去那綠色的原野，

失去那往日的鐵軌和列車，

到這小城裏來了；

來到我們的面前，

從北方

那黑暗的夜裏

你鋼鐵的身體

和你勇悍的面貌，

讓這小城，這祖國年輕的女兒啊！

怎不心跳呢？

她默默地愛上了你，

她蒼白的臉頰變成紅潤，

胸脯高高凸起了；

她羞澀地擁抱着你，

而你呵！

給她帶來了

跳蕩的，戰鬥的歌聲，

閃爍的

世紀的花朵。……

在那個工廠裏，

你日夜地工作着。

你滾着蒸汽的汗珠

在粗壯地呼吸，

你跳動着火熱的心臟

發出巨大而轟響的動力；

你讓那些皮帶和齒輪，

交錯地滾轉，

迅速地旋飛。……

那些工人，

那些穿繡衣服的，
都是你的朋友和兄弟；
你每天和他們

勞作在一起！

在那種浸着機油與煙草的氣味裏，
你和他們

打着哈咳和噴嚏；

讓那些呼嚕着的機器呵！

把鐵條和鋼板，

製造成

最新式的武器。……

而當飛人的飛機，

來自遙遠的天際；

你伸着烟筒的長脖子

向我們吶喊了！

你讓我們這些流亡的人羣，

都奔往郊外，

把放在

原野的遊裏。……

但是你，

失去了往昔鐵軌的你呵！

自己却不能

行走！

然而在昨夜，

我却分明地夢見了你，

你變成一個身材高大的巨人，

向我哈哈地

笑着說：

「你讚美我吧，

年長的同志！」

在工廠裏，

我不光是一架發動機，

我仍然是

火車頭！

我的位置是鐵軌的路，

紅 蕭 寒

這城裏一切的樓房和茅屋
都是我的列車！
而這個僻遠的小城，
就是我每天所經過的車站！

我拖着我的列車，
載着你們，
這大時代的乘客，
從昨天的車站奔來，
向明天的車站跑去！

哈哈……
年輕的同志
你讚美我吧！

於是，我領着，
你這失去列車與鐵軌的火車頭呀！
在靜鬧的鐵軌上，
你並沒有停止，
你已走過了千里的路！

兩口着

時代的風雨，
從黑夜的遠方來，
向黎明的遠方去。……

那
哀
蕭
紅

在花園的花園裏，
開了一枝永恒美麗的花朵，
但在這人間的大地上啊！！
却有一枝同樣美麗的花架，
含着露珠凋謝了。……

我彷彿聽見：
那個科爾沁草原的詩人
在為你痛哭嗎！
那南國的海濱，
在黑夜裏要來的。
那瘋狂的風潮和雷雨。……

一九四二，五月改作。

啊，

你呼喚河的女兒！

你那雙水汪汪的眼睛，

真地閉上了。

不再爲他張開了麼？

你躺在那南國的墓穴裏，

真地睡着，永遠的睡着

不再微笑地

醒來了麼？

今晚，

我是站在這高原的江邊上，

向星光的方向。

在悽然地思念着你啊！

山的那邊

亮着一顆星。

她是那樣的奇異和美麗！

那智慧的光芒如海島的燈火

在燃燒地閃爍；

她彷彿在幻想：

那黑夜裏的太陽

在放大着自己。

但她卻終於。

祇畫了一條帶着血光的火線，

悄然隱逝了。

啊，

這就是你的命運麼？

今晚，我站在這高原的江邊上，

在悽然地思念着你啊！！

那顆隱逝的星，

是會再出現的；

而謝世了的你，

却不能再返回人間了！

對於死，

這戰爭的年代

我是不常悲哀或感動的；

但如妳那青春的夭折，
我卻要向苍天怨訴了！
啊，那些陰險和邪惡的

爲甚麼還都活着？

那些凶暴和殘忍的

爲甚麼還都活着啊？

假如真有陰間，

我要闖入那森羅寶殿，

把那個閻王拖下寶座來，

瘋狂地問：

「爲甚麼，

那殺人放火的惡鬼

不讓他死？

爲甚麼，

那荒淫無恥的強盜

不讓他死？

却偏讓我那善良的紅姐，

夭折了啊？」

但陰間是不存在的，
我祇有悲憤地痛哭了！
啊，人世間的生與死
永遠如此的麼？

在天國的花園裏，

開了一枝永恆美麗的花朵

但在這人間的大地上啊！

却有一枝

同樣美麗的花朵，

含著露珠凋謝了。……

槍的故事

一九四二，五月西北

當我徬徨在

這戰地的邊緣，

看見那些

比當年還殘忍的敵人，

比當年還血腥的仇恨，

我是怎樣地想得到

一隻槍呀！

在這東，

我有一段粉的故事。

那是個慶祝的日子，

我這剛滿歲的嬰兒，

在賓客熱烈的歡迎裏，

讓母親抱出來了，

屈在那橘色的八仙桌上，

我伸出黑胖的小手，

牽引着母親發亮的眼光，

就抓了一件

讓她傷心的東西！

母親黯然而

外祖母也黯然而

那些善良的姑母和姨母，

也都冷冷地不說話了，

祇有爸爸和二舅

滿意地笑着。

那東西是可愛的，

不是神桌上的徽子和算盤，

也不是放在

我手邊的書和筆，

是一隻才藝的

手槍！

能記事的時候，

母親就把這故事告訴了我，

而我的命運，

也好像被這故事註定下！

槍 的 故 事

在家裏，

母親是不輕易給我笑臉的，
到街上去玩

我常打哭了小同伴，

而那個會看「八字」的

老三秀才，

每逢臨相着我手心裏的條紋
就不以為然地擺擺花白鬍子

搖搖頭！

那瞪着牛眼的叔叔，

就向我發火地咆哮着：

「萬不會有出息的，
非是紅鬍子不可！」

我竟像槍一樣地危險，
像槍一樣地不吉利啊！

會騎馬的時候，

我自己就學會打槍了，

看見槍，

我比看見爺爺買來的花生糖還瘋狂！

李歪脖子的大花狗，

孫老湯的綵頭鴨子，

我溜着小眼睛端量着牠們，

把手槍偷出來總想打，

但想起那天，

爲劃了一根火柴玩，

我挨了母親一頓毒打，

就恨槍爲甚麼

非有響聲不可啊！

但到了冬天，

却是我，最喜歡打槍的時候。

放了暑假，

我和爸爸都沒事做。

風雪天，

我和爸爸就隨了厚底毡鞋，

換上了牛皮靴；

背上乾糧和兩枝火槍，

就領着大黃狗

奔往山林的獵場。

遼東的冰雪

是富有寒冷的藝術的，

而馳驅在風雪中的獵人，

從遠處看，

是怎樣地一尊偉大而壯麗的詩呀！

在那冰雪的

銀子一樣的海上，

我和爸爸是兩個

勇悍無比的漁夫呵！

我和爸爸，

被風的波浪沖沒下去，

又從雪的漩渦裏鑽出來，

在那銀子一樣的海裏，

我們所捕得的魚綠

是那樣地希奇和罕見，

爸爸打了個花點豹子，

大黃狗把一隻野兔咬死了；

而我，

當我捉住一隻美麗的尾巴，

從雪窟窿裏拖出

那撲拉着翅膀的野雞的時候，

我是怎樣地

歡快而雀躍呀！

然而

槍忽然然是犯罪的東西了！

鬼子闖來的時候，

第一個命令

就是繳槍！

村子裏的人們，

槍 故 事

紛紛嘆息地議論着：

「跟高壓一樣啊！」

十家人用一把

帶銀子的菜刀。……」

但是槍，

終於被鬼子繳去了！

李奎脖子的套筒

和孫老虎的盒子砲，

也都被鬼子繳去了！

而槍也有機噐的，

背在主人的肩上，

像生了翅膀似地飛了，

飛到黑夜的

遙遠的山林裏。

當我發現

我家的幾枝槍，

從炕底底下不見了的時候

我是怎樣地悲苦而瘋狂啊！

我絕望地哭泣着，

我紅着眼睛打碎了

花盆和酒瓶，

在炕上打着滾……

失去槍的人

是等於喪失生命的！

除夕的晚上，

李奎脖子被鬼子綁走了，

孫老虎在獄裏餓狗了；

而在元宵節啊，

被捕到司令部的爸爸，

就永也沒有

回家。……

我是那樣地野性和瘋狂啊！

我比槍還危險

比炸彈還可怕！

而在一個陰沉的早晨，

紅

燈

我以凝血的眼睛，
看見了

父親的手槍！

父親的手槍

傘在母親的手裏

槍在滴血！

槍在流淚。……

「去，

到你一身那裏去！」

母親顫抖着

把手槍交給我，

而她的眼淚，

就感動得窗外的淒雨落下來了！

那隻手槍

仍然鑲着紅色的繡子，

母親告訴我，

是父親在生前，

親自埋在地底下留給我的！

我緊緊地握着槍

恨不得把槍

長在我的手掌上啊！

於是，

我迎着天空的閃電，

聽着頭上的雷聲，

去投奔那縱橫在摩天嶺的二舅的隊伍。

我，

要去把槍對着敵人，

去創造我的槍的故事

我的槍的命運！

而從此啊！

當濃霧的白天

和大火的黑夜，

在被蹂躪的城郊和山野，

槍 的 故 事

在大刀，紅櫻槍，小鈞槍和殺關槍的殺聲裏，我舉起

父親的手槍
瞄準鬼子的頭顱
那仇恨的靶子！

槍，
不再是我打着玩的玩具兒了，
人類生命的指針
奴隸解放的鑰匙

但我這槍的命運
又如此地難以註解！
那個落雪的日子，

正當我的槍聲
在戰鬥裏打得最響的時候，

我的槍忽然被搶去了！
我是怎樣地憤恨而激動啊！

於是，
我悲哀而緘默地
讓這槍的故事
嘎然中止……

當我徬徨在
這戰地的邊緣，
看見那些
比當年還殘忍的敵人
比當年還血腥的仇恨
我是怎樣地想得到
我那隻槍啊！

把童年的槍聲，
和現在的聯在一起
我要繼續地創造
我的槍的故事。

後 記

懷着一顆沉痛的心，為滿紅整編這冊詩集，現在已經編好了，正是南方秋天的九月，而我的亡友已在那迢遙的西北高原向黃土眠床上，安睡了三個多月了。

滿紅的死，帶給我的是沉重的悲哀，九個月來，在沉重的感情的壓抑下，使我除了沉默以外，無法表示我深沉的哀痛與若壓心頭的悵思。我始終不願意相信那樣一個年青的健壯的美好的生命，那樣一個熱愛祖國熱愛人類，追求真理，嚮往黎明的歌手就這樣悽慘悲涼地凋落在人類荒涼的大花園裏，永不彈奏他那嘹亮的琴音了。我總以為這是一場噩夢，然而，是夢麼？眼望着花朵凋謝了，星光墮落了，一個來自遼東草原的戰鬥的青年歌手倒下了，他那最後一口呼吸已為人間留下永恆的悲悼，不是，這不是夢呵，而是太刺份人心的真實！爲了躲避

那個無情的真實，甚至在要把它忘記，我都不忍心提筆寫一篇悼念的文字。

本來人生是不免一死的，只要死得其所，得其時，它不止爲生者留下一些哀悼的思念，也可能爲生者帶來一分驕傲與崇拜，然而，一個年青有用的生命，因爲貧窮病苦的折磨，而遭到太早的天折，總是讓人感到憤怨與不平的！這活像命運對人生故意施以殘酷的嘲弄：許多該死的壞人不但不死反而活得健旺起來，一個有用於人類的善良的生命却讓他很早地就凋謝了……對這我只有感到苦痛的困惑，還能說什麼呢？

滿紅的死，使我感到雙重的悲哀，首先，他是那麼理解我的好朋友，他是我寫詩的好伙伴，其次他是屬於我們國家，我們時代的一個有希望的肯努力的却還未完成他自己的年青的詩人，而最大的惋惜與悲哀也就因此留給我們了。

接到滿紅逝世的消息是在六月的末尾，我踉蹌地好久說不出一句話。一直有幾天，我的心情都是被說不出的苦痛與悲哀糾纏着。後來心情漸漸靜了，

和朋友們談起怎樣紀念滿紅的事，大家都一致地希

望能把他的遺詩整理一冊，以爲他廿九年的年青的

生命，在人間留下一點追念的印跡。接到靳以先生

來信也囑我爲滿紅整理出一本詩集來。這樣我才一

以哀痛，「以興奮的爲滿紅搜集他的遺作，整編我

這本詩集，這裏所包括的差不多是滿紅遺作的全部

，編排的次序除小詩放在一起外，餘多依寫作日期

先後爲序。取「紅燈」做集名，是因爲滿紅生前最

喜歡這篇詩的緣故。

關於滿紅的詩，我不願說什麼，對一個作品的好壞，最大評價的威權是應該屬於無數明達的讀者

和悠久的時間的。

儘管如馬耶爾夫斯基所說的：「死是容易的，

活着却更難，一切悲哀都是屬於活着的人的」，但

活着的人也總是要更堅強更好的活下去的！理想不

是告訴我們，明天會更美麗而幸福麼？

那麼，但願明天黎明的光彩像花園一樣地最先

裝飾你孤零的墳頭吧！滿紅，願你的靈魂你的詩的

生命在無數讀者的心頭獲得永生！

一九四二，九，十八，記於重慶

黃梅樹 姚弄

這是一篇關於燈柱的描寫，文字非常模糊，但依稀可見是在描述燈柱的結構和用途。其中提到「燈柱」和「燈罩」等詞。

燈 柱

一、式四二。此。八。燈。氣。其。其。
燈柱之構造，其柱身由鐵製成，其頂部裝有燈罩。燈罩之內部，裝有燈絲。燈柱之底部，裝有底座。底座之內部，裝有電池。燈柱之頂部，裝有開關。開關之內部，裝有接點。燈柱之頂部，裝有燈罩。燈罩之內部，裝有燈絲。燈柱之頂部，裝有燈罩。燈罩之內部，裝有燈絲。燈柱之頂部，裝有燈罩。燈罩之內部，裝有燈絲。

靳以 主編

鳥樹小集(散文) 靳以著

每册現價十五元

人世百圖(雜文) 蘇麟著

每册現價十五元

德意志(詩) 海涅原著 周學普譯

冬天的童話(詩) 周學普譯

奴城傳奇(劇本) 令狐令得著

印刷中下月出版

紅燈(詩) 李滿紅著

大風暴(小說) 何陽著

外埠函購每本另加郵掛費三元六角

國民出版社印行

版權所有

文藝叢書 紅燈

全一册實價國幣十五元

著作者 李滿紅

發行者 南平畫錦坊 國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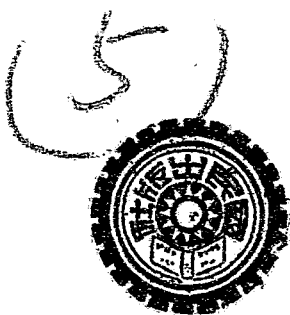
印刷者 南平明遠路 劍津印刷廠

發行所 南平中正路 國民出版社發行所

經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及文化服務社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四月初版

福建省圖書館雜誌審查處審查證永圖字第一五〇號



KBC
G
226
64